

中国影视文学  
精品读库



XINSIJUN NVBING

# 新四军女兵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邓海南 姚 远 蒋晓勤◎著



# 新四军 女兵

邓海南 姚 远 蒋晓勤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四军女兵 / 邓海南, 姚远, 蒋晓勤著. —北京 :  
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5. 1  
(中国影视文学精品读库)  
ISBN 978 - 7 - 5034 - 5460 - 8

I. ①新… II. ①邓… ②姚… ③蒋… III. ①电视文  
学剧本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44331 号

---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卢祥秋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34 字数: 62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66.00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炮火。硝烟。被炸成废墟的城市。

泥泞的道路上，逃难的难民流。

**字幕：**1938年1月，首都南京已于年前沦陷，日军正沿长江向中国腹地进犯。难民们也沿着长江逃往内地。

逃难的路上。

盛子钰和刘文举相携而行。刘背着行李，盛提着一只小提琴盒子。

盛子钰喘息着坐在路边：“大学兄，我又累又饿，实在是走不动了！”

刘文举体贴地：“子钰，那就休息一下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”

盛子钰：“这兵荒马乱的路上，你到哪里去弄吃的？”

刘文举叹口气：“是啊，我们两个在逃难的人当中是最有钱的了，却一样得饿肚子！”他举目四望，离他们不远处，有一个难民正在啃一块又干又硬的大饼。

刘文举走过去，悄声和那个难民商量着什么。

那个难民瞪眼看着他，刘文举塞了一块银元到那难民手里，那难民想了想，把大饼掰了一半给他。

刘文举兴奋地回到盛子钰身边：“给，吃了你就有劲了！”

盛子钰把大饼又掰了一半递给刘文举。

刘文举看着她：“你先吃。”

盛子钰咬了一口大饼，艰难地在口中嚼着。嚼着嚼着，她的眼泪就下来了：“大学兄，都是我连累了你！”

刘文举安慰她：“哪里话，回国参加抗战，是我们共同的心愿！”他看看四周，悄声地，“况且，我们还得把那笔捐款送到需要它的地方！”

盛子钰叹息地：“本想投军报国，没想到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成了难民！”

刘文举也长叹一声：“是啊，到了上海，上海沦陷，然后就跟着难民一路逃过来，太仓、无锡、溧水、高淳……”

盛子钰关切地问：“下面一个地方是哪里？”

刘文举展开一小张揉得快烂的地图看着：“应该是芜湖。”

盛子钰：“就是中国地理课上学过的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吗？”

刘文举：“就是那里。那是长江下游比较大的城市，应该会有汇丰银行的分行，再不兑点钱出来，就真得饿肚子了！”他举着手里的那半块饼。

盛子钰紧张地掩了一下衣襟：“可是，这笔捐款我们是不能动的！”

刘文举悄声地：“不动那个，我自己还带了一小笔款子，备用的！”

平汉铁路线上某小站。

一列火车吃力地喷着白烟开进站停下。

在月台上看过去，车厢里挤满了人。

从一个车窗看进去，里面充塞着的是兵荒马乱年间流离的百姓。

从另一个车窗看进去，里面挤在一起的是一些穿着灰布军装的年轻军人，这是八路军学兵队的学员们。

**字幕：**平汉铁路上，某八路军学兵队员正奉命去向武汉。

镜头推近这个车窗时，年轻女兵司徒芬芳正从车窗里爬出来，另一个女兵向瑞云在车窗边探头问道：“司徒，你下去干什么？”

司徒芬芳落到了地上，她回答了一声：“我闹肚子，得上厕所。”说着，便跑开了。

车里一个带队的干部叮嘱道：“快去快回，别误了车！”

司徒芬芳喊道：“我知道。”一溜烟地跑去了。

盛子钰和刘文举随着难民们进了芜湖城。

刘文举走到一家街边的店铺打听：“请问，芜湖城里有没有汇丰银行？”

店员不懂，问：“什么银行？”

刘文举解释：“汇丰银行，就是外国人开的银行。”

他的话引起了靠在店铺边晒太阳的两个流氓模样的人的注意。

平汉线上小站的月台上。

开车铃已经响起。车窗口，带队干部焦急地探头望着：“马上要开车了，司徒她人呢？”

另一个车窗口，向瑞云已经从窗口爬出来跳到了地上：“我去喊她！”她向着厕所方向跑去。

芜湖城里。汇丰银行柜台前。

银行职员把一小堆银元放在柜台上，关心地对取钱的刘文举和盛子钰：“兵荒马乱的，带着钱可得小心啊！”

刘文举和盛子钰走出银行，就发现已经被几个流氓模样的人给盯上了，

领头的就是前面见过的两个流氓。

他俩在前面脚步越走越快,后面跟的人脚步也越走越快。

走到一个较为偏僻处,那伙人明显地追了上来准备实施抢劫。

盛子钰紧张地:“大学兄,怎么办?”

刘文举想了一下,从钱袋中掏出一只银元,冲着向他们靠上来最前面的那个流氓使劲扔去,正中那人面门,那人掩着脸就蹲下了。

第二个人急着去捡地上的银元。其他人则追了上来,刘文举又扔出了几个银元,引诱他们去捡,拉着盛子钰:“快跑!”

正当这时,响起了数声爆炸,附近有烟柱腾起。有人喊道:“日本鬼子进城了!快跑啊!”

平汉线上的小站。

向瑞云在月台上跑动的时候,空中传来了恐怖的呼啸声。她抬头一看,一架日本飞机俯冲而来。

向瑞云跑到月台尽头的厕所边,冲里面大喊:“司徒快啊,车要开了!”正在这时,天上炸弹也落了下来。

爆炸,烟尘腾起,厕所被震塌。

芜湖城里。

爆炸硝烟中,街上人流乱跑。

盛子钰气喘吁吁地:“大学兄,我们往哪儿跑?”

刘文举拉着她:“去江边!”

平汉线上的小站。

在渐渐散去的硝烟中,向瑞云一边大喊着:“司徒!司徒!”一边拼命地扒着倒塌下的厕所的木椽和瓦片。她把司徒芬芳给扒了出来。

从瓦砾中站起的司徒芬芳一把抱住她:“瑞云!”

向瑞云一边给她拍灰一边道:“赶快看看,伤着了没有?”

司徒芬芳紧紧地抱着裤腰:“幸好系上裤子了,要不然就太狼狈了!”

向瑞云拍拍她的屁股:“懒驴上磨,都是你的屎尿惹的麻烦,快走吧!”可是等她们向月台上看去,却傻了眼,空荡荡的车站上哪里还有火车的影子。

她们跑到刚才停车的地方,只见铁轨中间有一个弹坑,几根枕木被炸飞,一根铁轨也炸断了。

向瑞云松了一口气:“幸好车开得快,要不然就惨了!”

司徒芬芳:“可我们怎么办?这下我把你害惨了!”

向瑞云豁达地:“惨什么惨,咱们不是还活着吗?会有和小日本鬼子算

账的时候”。她一挥手：“走！”

司徒芬芳：“走？往哪儿走？”

向瑞云：“目的地啊，咱们现在只能顺着铁轨往前走。”

司徒芬芳惊讶地：“那得走多久啊？”

向瑞云坚定地：“一天，两天，三天……红军二万五千里能走到陕北，只要坚持，我们也一定能走到汉口！”

两个女兵背起背包，沿着铁轨走去。

在长长的铁路线上，她们的身影越来越小。

南昌，三眼井高升巷。

几名新四军战士刚刚把“新四军军部”的牌子挂上张勋公馆大门。

院内，身着灰色国民革命军军装的申汉和马靖平大步流星地走来。

申汉对马靖平道：“老马啊，你这个战地服务团的团长，今天就算是正式上任了！”

马靖平：“申汉同志，我这匹马，你打算让我拉多大的车啊？”

申汉笑道：“不是我让你拉的，是军长点名要你来驾辕的，老马识途啊！”

马靖平：“我一定努力向前，不过，离开组织这么多年了，上级就不再给我配一两匹偏马？”

申汉：“这个嘛，已经有所考虑了。”他们在门口和一个参谋人员相遇。

参谋把文件交到他手上：“首长，这是战地服务团干部配备名单。”

申汉接过看了一眼，关切地问：“杜铁英同志到位了吗？”

那个参谋：“没有，她还在牛行监狱里，国民党方面说必须要我们派人去才能放人。”

申汉：“那还不赶快派人去把她接出来！”他对马靖平：“你不是要匹偏马配合你拉车吗？这位杜铁英同志，就是配合你工作的战地服务团秘书长。”他转对那参谋：“抓紧，你马上去跑一趟！”

参谋：“是，我交代一下手上的事，马上去。”他正要走开，又停下了：“首长。”

申汉：“你还有什么要说？”

参谋：“我听说牛行监狱的监狱长是个死硬的反共分子，扬言最近要杀一批犯人，不知会不会对杜铁英同志……”

申汉愤愤地：“都国共合作了，他还这么猖狂？那就更要快，去把杜铁英同志给接出来！”

参谋立正领命：“是！”转身跑开。

马靖平想了一下，叫道：“等等，这是我团里的第一个同志，我看，还是我亲自跑一趟！”

申汉想一下,对那参谋:“备马,你陪着马团长一起去!”

南昌牛行监狱。

穿着破烂囚衣的杜铁英傲然端坐着,闭目养神。

哐当一声,牢门开了,狱卒在门口喊着:“113号,出来!”

同牢的另几个女犯紧张地凑过来:“铁英姐,又要提你过堂啦?”

杜铁英淡淡一笑:“不就是大刑伺候嘛,不怕。”她从容地跟着狱卒走去。

监狱长的办公室。

杜铁英走进来,意外地发现等待她的并不是刑具,而是在桌上放着的四菜一汤的饭菜。

监狱长冷笑着:“杜铁英,请吧!”

杜铁英看着饭菜,冷静地:“什么意思,是要送我上路?”

监狱长笑中藏奸:“是要送你上路,不过,你要是愿意悔过,签一张自首书。”

杜铁英冷冷地:“那是妄想!”

从南昌到牛行监狱的路上。

马靖平带着参谋策马疾驰。

牛行监狱铁门外。

马靖平和参谋跳下马匹。

监狱哨兵持枪前来拦阻,参谋把证件向他一亮:“我们是新四军的,要见你们监狱长!”

正在这时,高墙内响起了几声枪响。马靖平不由得一惊。

参谋激动地:“马团长,他们不会是抢先下手了吧?”

马靖平略想一想:“这个时候了,他要还敢枪毙我们的同志,我就敢枪毙他!”

他使劲地握了一下腰间的手枪。

监狱内。高墙下面。

杜铁英诧异地看着对面行刑的士兵收起枪来走了,她并没有被子弹击中。

她明白了,鄙夷地:“哼,假枪毙!你以为这就能吓倒我?”

监狱长坏笑着:“看来你这个人还真是视死如归,在下佩服!”

杜铁英:“还有什么招数,你就都使出来吧!”



监狱长苦笑：“没有了。杜铁英女士，我正式通知你，你自由了！”

杜铁英意外地：“我自由了？”

监狱探访室。

监狱长带着杜铁英走进来。

已经等在这里的马靖平悄声问参谋：“这就是杜铁英同志吗？”

参谋点点头。马靖平激动地跨步上前：“杜铁英同志，你辛苦了！”

杜铁英看着他：“同志？你是谁？”

马靖平自我介绍：“我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团长马靖平。”

参谋介绍道：“杜铁英同志，马团长特地前来接你出狱。”

杜铁英冷冷地看着马靖平那套和监狱长一样的灰军装：“马团长？你是哪一家的团长？”

参谋解释道：“当然是我们党任命的团长。杜铁英同志，你还认识我吧？”

杜铁英鄙夷地看着他：“我认识你，可没想到你会当叛徒！”

参谋看着马靖平苦笑道：“我怎么会是叛徒？”

马靖平笑道：“杜铁英同志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俩是代表组织来接你出狱的！”

杜铁英冷冷地：“代表组织？代表哪个组织？国民党？”

马靖平有些明白了：“是这样，杜铁英同志，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国共合作已经好几个月了，我们新四军也已经正式成立了，这些你都还不知道吧？”

杜铁英冷笑一声：“国共合作？共产党会和国民党合作？你们就编吧，就骗吧！”

她转对监狱长：“你们就不要演戏了，又是假枪毙，又是派人来诓我，革命者死都不怕，还怕什么？我不会上当的，送我回牢房！”说完，竟昂首挺胸自己走了回去。

马靖平和参谋一时怔在那里。

监狱长故意地摊开双手：“你看，你们的这位杜同志……”

马靖平勃然大怒，一马鞭抽在桌子上：“太卑鄙了，假枪毙，封锁消息，到今天你们都没让她看一张报纸，对不对？她根本就不知道外界的变化！”

监狱长阴阴地：“对不起长官，本监狱没有向犯人提供报纸的义务。”

马靖平质问：“那么国共早已合作的情况你们也没有告诉她？”

监狱长坏笑着：“你们是她的同志，她连你们当面说的话都不信，能信我的？”

马靖平向参谋：“文件呢？”

参谋一怔：“什么文件？”

马靖平：“当然是中央关于南方八省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的文件，否则怎么让杜铁英同志相信我们？”

参谋抱歉地：“马团长，文件我没带在身上。”

马靖平：“唔，这趟算是白跑了，回去带上文件再来！”

他用马鞭指着监狱长：“我警告你，要是杜铁英同志有什么意外，我拿你是问！”

从牛行监狱到南昌的路上。

马靖平和参谋策马疾驰。

芜湖郊外。长江边。一只装满难民的木帆船等在这里。

盛子钰和刘文举走来。刘文举向站在岸边的船老板付了几个银元，拉着盛子钰从跳板登上船。

船老板最后登船。他吩咐手下收起跳板，把刚收下的银元扔了几块给在岸上拉纤的纤夫，大声喊道：“行船，走了！”

纤夫们拉起纤绳，木帆船半由风鼓，半由纤拉，向长江上游行去。

三眼井高升巷。新四军军部门前。

马靖平和参谋跳下马来。

申汉闻声迎出来，诧异地：“杜铁英同志呢？”

马靖平摇摇头：“接不出来。国民党监狱对她封锁消息，她什么也不知道，不相信我是党派去接她出狱的，甚至……”他看看那参谋。

参谋不无委屈地：“首长，杜铁英同志认为我是叛徒。”

申汉笑道：“好啊好啊，这个杜铁英，真是铁打的女英雄！有你老马当团长，由她这个秘书长来协助你，战地服务团的工作一定会有声有色的！”

马靖平急切地：“我们回来拿中央的有关文件，没有能让她相信的东西，还接不出来她呢！”

申汉：“老马啊，这两天会有一些同志到达汉口，军长让你到汉口去接他们，他也想和你见见面，有船在九江等你，你马上就去吧。”

马靖平：“那杜铁英同志呢？”

申汉：“你放心好了，明天我亲自去跑一趟！”

马靖平：“那我这就去汉口？”

申汉：“对，去招兵买马，你去的时候是一个光杆团长，回来就能带上半个团的人马了！等你回来的时候，你的秘书长也就到位了。”

马靖平高兴地：“好，等我回来再和杜铁英同志见面，那时她就不会把我

当国民党了!”

平汉线的铁轨上。

夕阳渐落的光线照着两个女兵前行的身影。

向瑞云一会儿走在铁轨上,一会儿走在枕木上,一边还唱着歌:

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,  
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……

司徒芬芳:“向瑞云,我心里都懊恼死了,你怎么还这么乐观呢?”

向瑞云:“有什么好懊恼的?你的肚子要闹,不由你说了算;小鬼子的炸弹要掉,也不由我们说了算。可是我们的腿,由我们说了算,只要我们坚持走下去,就一定能够跟上队伍!”

司徒芬芳看看西坠的夕阳:“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。”

向瑞云也看看夕阳,充满信心地:“天黑前,我们能赶到下面一个小站。”

镜头从夕阳上拉回。

夕阳中长江边的行船。纤夫们唱出了悲凉的号子。

盛子钰和刘文举互相依偎着在船舷边,看着滔滔流动的江水。

盛子钰语含伤感地:“大学兄,没想到我们这趟回来这么难!”

刘文举:“没关系,等到了安庆,找到了安徽省政府,一切就都好了!”

盛子钰站了起来:“前面就是安庆了吧?”

他们看着前面滚滚的江水。

安庆。安徽省政府。

盛子钰和刘文举千辛万苦地找到这里时,大门前,两个穿中山装的办事人员正把安徽省政府的牌子从大门前摘下来。

刘文举上前问道:“请问,这里是安徽省政府吗?”

办事员:“昨天还是,今天不是了,省政府已经迁往六安了。”

刘文举:“那我们要找省政府怎么办?”

办事员有些诧异地看看他们:“你们逃难的,找省政府干什么?政府哪能管得了那么多逃难的?”

盛子钰急切地:“我们不是逃难的,我们是从国外回国来参加抗日工作的!”

另一办事员如闻天方夜谭:“从国外回来抗日?这里的人有门路的想逃去还来不及呢!”

盛子钰：“我们真的是从国外回来抗日的，可是一回来就赶上逃难，好不容易才找到政府的人！既然省政府已经撤到了六安，就请你们带我们到六安去找你们的长官！”

一办事员将信将疑：“你们真的要找省政府的长官？”

另一办事员推推他：“你就不要多管闲事了，这年头想找政府长官的人多了，长官们顾得过来吗？”说着，抱着省政府的牌子就往车上走。

盛子钰：“我们真的要找政府长官，我们带来了一笔捐款……”

刘文举拉拉她。

一办事员：“捐款？”

另一办事员冷漠地：“你听她的？等找到了长官，她要长官给她捐款，你怎么办？上峰不骂死你才怪！”

两个人不再理睬盛子钰和刘文举，抱着牌子上车，车开走了。

盛子钰极其失望疲惫地坐在大门前的台阶上。

刘文举叹口气道：“祖国啊，这就是我们要回来救的祖国！”

盛子钰看着他：“大学兄，你失望了吗？”

刘文举：“兵荒马乱的，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。实在不行，我们还是先回泰国去。”

盛子钰：“不，我们这样无功而返，怎么去面对那些慷慨捐款的华侨？既然找政府不行，我们去找军队！”

正说着，从那边街上来了一群溃散的国民党兵。他们队形不整，毫无纪律，沿路抢着路边商店和小摊上的东西。

刘文举向那边一指：“找军队？那样的军队你也敢找？”

盛子钰：“我们去找叶挺将军，叶将军的队伍一定不是这样子的！”

这时候，溃兵中有人注意到了他们俩。

一个溃兵远远地指着道：“哎你们看，那边那个小姐好像长得不错嘛！”

另一溃兵：“营长不是正想找个姨太太吗？把她带去，肯定有赏！”

第三个溃兵：“对呀！”他对盛子钰喊了起来：“哎，那边那个小姐，你过来！”

刘文举见状不妙：“子钰，我们得赶快跑！”他拉起盛子钰，狂奔起来。

在他们后面，溃兵们穷追不舍。

一条小巷。

刘文举拉着盛子钰跑来。小巷那一端传来追兵们的声音。

盛子钰喘息着：“大学兄，我实在跑不动了！”

刘文举着急道：“无论如何你也不能落到他们手里！”

盛子钰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刘文举毅然地：“你躲起来，我去把他们引开！”

盛子钰：“那他们把你抓去怎么办？”

刘文举：“我再想办法脱身，记着，保护好汇票！”

追兵们的声音更近了。

刘文举把盛子钰推进一个藏身地方，叮嘱了一句：“想办法去武汉！”然后奋不顾身地跑出去，故意发出吸引追兵的声音。

追兵们追着他的背影而去。

盛子钰躲在藏身的地方，惊恐的脸上流着感动的泪水。

牛行监狱。探视室里。

杜铁英被看守带进来，看着坐在那里的人，怔住了。

和昨天来过的那个参谋在一起的，是申汉，也穿着同样的国民党军队的制服。她惊讶地喊了一声：“申汉——”便停住了，在审视地看着他。

申汉向她笑道：“铁英同志，怎么，你不称呼我同志，也不和我握手？”他的手仍悬在空中。

杜铁英的情绪在剧烈的震动中：“申汉——同志？你不会也叛变革命，和国民党站到一起了吧？”

申汉严肃地：“我当然不会叛变革命，但现在的形势是，共产党和国民党确实又站到了一起，为了抗日救国！”

杜铁英困惑地：“我不明白！”

申汉：“铁英同志啊，你和外界隔绝得太久了。你还是先看看这些文件吧。”

参谋把一大堆文件放到她面前。

安庆港。汽笛声中，一艘客轮正在靠岸。

船员在大声喊着：“旅客们注意了，船在安庆短暂停靠，上了客就走，不是到安庆的不要下船，误了船自己负责啊！”

船舷边，向墨衷被一群十来岁的孩子们围着七嘴八舌地问：

“校长，从安庆到武汉还有多远啊？”

向墨衷：“快了，再有一天，我们就能到武汉了。”

“校长，日本鬼子会追上来吗？”

向墨衷：“没有那么快，现在日本鬼子刚刚打到芜湖，离安庆还有一段路呢。”

一个孩子担心地问：“日本鬼子会不会派军舰来打我们呢？”

向墨衷安慰他：“江上有我们的海军，日本军舰一时还开不过来。”

另一个孩子：“校长，到了武汉，我们就能见到爸爸了吗？”

向墨衷：“你们的爸爸是为国家和日本军队作战，我负责把你们送到武汉，政府会妥善安置你们这些军属孩子的！”

一个大些的孩子关切地：“校长，你留在武汉和我们一起吗？”

向墨衷摇摇头：“把你们送到了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，我还得回苏州啊。”

“可是，苏州已经沦陷了呀！”一个孩子说。

向墨衷点点头：“沦陷区的老百姓不可能都逃出来，我们学校里的孩子也不可能像你们一样都转移到武汉，所以我还得回去！”

他正和孩子们说话时，登船口的情景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（盛子钰），正在急切地和检票员说着什么。恍惚之间，他仿佛觉得那就是他的女儿向瑞云。

牛行监狱。

杜铁英从摊开的报纸和中共中央文件上抬起头来，看着申汉，思想还在努力的转变当中：“这么说，共产党和国民党真的合作了？”

申汉点头道：“七七事变到现在已快半年了，形势和从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敌人，是日本帝国主义！铁英同志啊，中央要求我们的思想要跟上形势的发展啊！”

杜铁英看着申汉真诚的表情，她相信了：“好，我听党的！申汉同志，我错怪你了！”她向他伸出手去。

申汉紧紧地握住她的手：“没什么，这是因为你完全被隔绝了。”

参谋也伸出手去：“杜铁英同志，这下你不会把我当叛徒了吧。”

杜铁英握着他的手：“就是嘛，我也想我们党不可能出那么多叛徒！”

申汉笑道：“思想转弯子需要一个过程。当初陈毅同志上山传达中央精神时，一开始也被认为是叛徒，还差点被砍了脑壳呢！”

杜铁英笑了：“谁那么大胆子，敢砍陈毅同志的脑壳？”

申汉笑道：“我刚才不是也被你当成叛徒吗？”

杜铁英不好意思地摇摇头：“今天我一见你就傻了，心想申汉同志怎么可能当叛徒呢！”

申汉：“铁英同志，走吧，前面有一大堆工作在等着我们呢！”

安庆港。轮船登船口。

盛子钰正向检票的船员哀求着：“先生，求求你了，我必须到武汉去！”

检票员：“必须到武汉去的人多了，可你得有票啊，要是想去武汉的人都要上船，那船还不给挤沉啦！”

盛子钰着急地：“我跟你说是有钱的！可是……”

检票员：“有钱你就赶快去买张票啊，可是有什么用？”

盛子钰情急地：“那我把这把小提琴抵押给你行不行，等到了武汉，我一定会给你票钱！”

检票员不为所动：“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我要你这么个东西有什么用？要有个金戒指还差不多！”

盛子钰急得快哭了：“我这把琴真的比金戒指还要值钱呢！你就让我上船吧！”

检票员不为所动：“我要是让你上了船，那边的那些难民们岂不是都要上船了吗？”

这时候，忽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那人是向墨衷。

向墨衷把手里的两枚银元放到检票员手里：“这就算是这姑娘的票钱了，你就让她上船吧！”

检票员看看银元，对盛子钰挥手：“你算是遇到贵人了，上船吧！”

汽笛声中，客轮离开了安庆港。

甲板上，盛子钰对向墨衷深鞠一躬：“老先生，谢谢！谢谢您了！”抬起头来，她已是泪流满面。

向墨衷从拎着的帆布拎袋中取出一块手帕递给她擦泪：“姑娘，不用谢，就当是我在帮我自己的女儿吧！”

盛子钰擦着泪：“你的女儿？”

向墨衷怜爱地看着她：“她和你差不多大，淞沪战争打响不久，就离开家了，现在也不知道她在哪里，是不是也和你一样遇到难处？”

盛子钰：“您女儿？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向墨衷慈祥地笑着：“我姓向，我女儿叫向瑞云。”

盛子钰：“瑞云？”

向墨衷看着江面上的晚霞：“是啊，意思是祥瑞的云彩！”

晚霞变成了一堆篝火。

平汉线上的另一个小站。八路军学兵队的班长王昌馥，奉命领着一个班的男兵学员在这里等候两个掉队的女学员。

篝火上，行军锅里正煮着一锅粥。

一个学员边搅着锅里的粥边问：“班长，你说那两个女学员会赶过来吗？要是她们不来，不是白白耽误了我们的行程吗？”

王昌馥：“队长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里接应她们，我相信只要她们没有受伤或者牺牲，就一定会赶上来的！”

这时候，一个学员指着黑暗中铁轨的那一头：“你们听！”

他们静下声来，听到远远的铁轨那一头传来了两个女兵的歌声：

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，  
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……

王昌馥兴奋地喊了起来：“喂，是前一站掉队的女兵吗？”  
铁轨那一头，回答他们的是更加响亮的歌声：

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，  
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，  
同学们，努力前进……

王昌馥更加兴奋地喊道：“是她们！是她们！她们赶上来了！”  
他向着歌声传来的方向迎过去。  
铁轨那一头出现了向瑞云和司徒芬芳的身影。

轮船餐厅里。

饥饿的盛子钰在大口吃饭。向墨衷在一边慈祥地看着她。

盛子钰吃完了饭，把碗放下。

向墨衷问：“吃饱了吗？”

盛子钰含泪点头：“老先生，多亏遇上您，让我上船，买饭给我吃，要不然，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！”

向墨衷：“我的学生们叫我向校长，你也这么叫我吧，叫老先生，太客气了。”

盛子钰看着他：“向校长，我觉得你很像我的父亲！这时候想起来，才觉得离家回国的时候没跟他说，他会难过伤心的！”

向墨衷理解地：“年轻人，一腔热血，都是这样。爱国心切，就顾不上家了。我女儿和你一样，八一三上海那边打响不久，她就不辞而别了，我想她的目的和你是一样的。说实话，第一眼看到你，我就把你当成了瑞云。年轻人想救国救亡，一点儿错也没有，可是儿行千里，父母担忧啊！”

平汉线上的小站。

篝火旁。向瑞云和司徒芬芳正在大口大口地喝粥。

王昌馥在边上欣慰地看着她们：“你们俩总算赶上来了，一会儿有一辆运煤的货车要开，我们就坐煤车走了。”

向瑞云放下碗笑道：“现在坐什么车都行，就是粪车也可以，只要把我们带到汉口！”她看着仍在大口喝粥的司徒芬芳：“司徒你还喝呀，不怕把肚子



胀破啊？”

司徒芬芳喝掉最后一口，放下碗：“实在是把我饿坏了也渴坏了，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喝的粥！”

站台那一边，蒸汽机车发出了喷汽的声音。

王昌馥：“火车快要发车了，我们上车。”

铁路线。朦胧的晨光中，一列火车从远方驶来。

蒸汽机车喷着白汽，冒着黑烟，轰隆隆地从镜头前开过。

行驶中的列车上。晨曦中。

这是一节运煤的货车，车厢里装着大半厢从山西运来的煤块。但这又是一节特殊的客车：在起伏不平的煤堆上，或坐或卧地蜷缩着十几个穿着灰色军装的人，他们三三两两地挤在一起，靠在车厢板上，或把背包垫在身下，或把背包抱在怀中，还处在迷迷糊糊的酣睡之中。他们的面容，已被一路上扬起的煤灰弄得又黑又脏，这就是掉队后又搭上煤车的八路军学兵队员们。

向瑞云被依偎在她怀里的司徒芬芳推醒了：“向瑞云，向瑞云，你醒醒啊！”

向瑞云猛地醒了，她抹了一把脸，揉了一下眼睛，把黑糊糊的脸弄得更脏了：“嘿，司徒，司徒芬芳，怎么啦？”

司徒芬芳看了看周围，压低了声音：“有情况！”

向瑞云抬起头来警惕地看着周围：“什么情况？哪有什么情况？你谎报军情！”

司徒芬芳带着哭腔：“我……我快被尿憋死了！”

向瑞云禁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：“瞎说，大活人还能叫尿憋死？”

司徒芬芳一把捂住她的嘴：“别大声！你还笑，我都憋了大半宿了！我……我实在是憋不住了！”

向瑞云：“昨晚我叫你少喝点少喝点，可你不听，硬一连喝了三大碗粥，现在知道受罪了吧？”

司徒芬芳：“昨天傍晚又饿又渴，碰到一大锅粥，那还不多喝点。现在想尿了，你说怎么办呢？”

向瑞云：“还能怎么办，硬憋呗，前面就要到汉口了，到汉口停车时再解决。”

司徒芬芳：“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汉口，我可是实在憋不住了呀！”

向瑞云抬起头来前后看看，果断地：“你要是实在憋不住了，就只能就地解决了。咱们八路军学兵队员，不，到了汉口就是新四军女战士了，总不能尿裤子吧？”